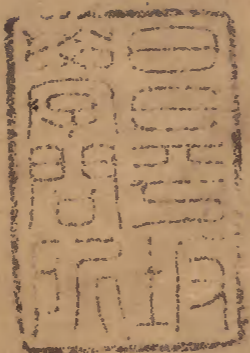


續秘笈

十三



集異志 一之四  
慎言集訓 上下  
昇錄  
古奇器錄

|   |   |   |   |   |
|---|---|---|---|---|
|   |   |   | 三 | 漢 |
|   |   | 一 | 一 | 書 |
|   |   | 九 | 五 | 門 |
|   |   | 〇 | 八 |   |
| 一 | 〇 | 九 | 四 | 類 |
| 〇 | 九 | 〇 | 八 |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三 |   | 三 | 漢 |
| 七 |   | 一 | 書 |
| 〇 |   | 〇 |   |
| 二 |   | 九 | 類 |
| 二 |   | 八 |   |
| 架 | 冊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158  |
| 冊數   | 18( 13) |
| 函號   | 370 5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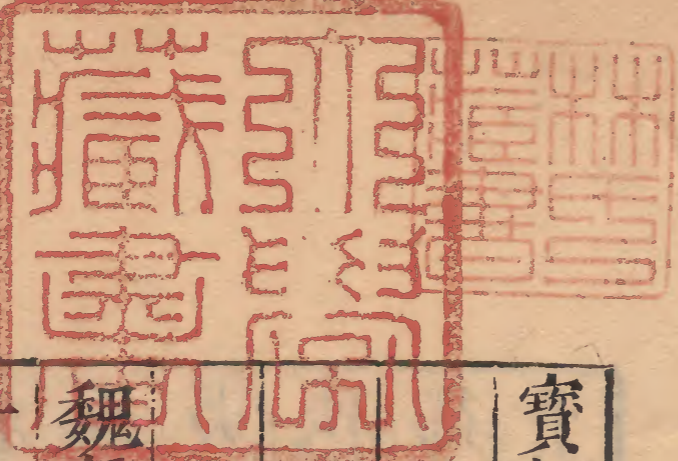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寶顏堂訂正集異志卷之一

淺草文庫



唐比部郎中陸勲集

華亭 陳繼儒

繡水 郁嘉慶 校

明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集異志卷一

齊湣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  
聞其聲其後燕昭王伐齊湣王出奔爲淖齒所  
殺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服  
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勿爲夷  
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  
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  
年而秦亡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  
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有舉兵謀  
反謀有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  
齊之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  
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  
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亡  
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  
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

集異志卷一  
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  
世乃絕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曜忽聞語云老  
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  
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  
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  
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  
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視脚者脚足

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  
底有絃歌之聲殺饈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數  
人絳衣素帶皆長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  
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  
訴幸蒙陛下卽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  
私相賀耳便治絃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  
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  
如牛脂帝又曰可思 瑯珍異見貽老父顧命

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帝候忽還得一大珠  
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  
螺殼中是蛟髓以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於  
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惑於神仙故有此怪  
漢靈帝建寧二年雒陽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  
異肩共胷俱全人以爲不祥墮地卽棄之自此  
之後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時靈帝昏弱宦  
官專政其後宋后被廢此其應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自  
稱梁伯夏教上殿爲天子中黃門垣賢等呼門  
吏僕射欲收縛須臾還去求索不得不知姓名  
其後張角作亂漢室遂亡

漢獻帝初<sup>平</sup>長沙有人姓桓氏旣死棺殮月餘  
其母聞棺中有聲開棺出之遂生占曰至陰爲  
陽下人爲上其後曹操由庶士起建安七年越  
地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此

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漢亡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歸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未幾郭后崩其人泣死

吳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時大旱所在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士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不如于吉耶而汝等爭先趨附之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途艱澁時不得過孤自早出而卿不同

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惑吾部伍會當相除  
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  
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  
至日中大雨總至溪壑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  
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  
尸至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策  
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  
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

見如是者再三因撲鏡大叫劍皆崩裂須臾而  
死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  
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  
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賚輔將軍  
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  
中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  
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

第舍數使近臣賫酒食往表說承旱小事往往

讒有驗

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權臣在側廢嫡立庶

以妾為妻可謂涼德矣涼薄也而偽服待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向十數里其隣人有貴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貴讓懼

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亦妖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水中黿入池遊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此吳亡之象也

吳成將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



白喜謀北叛闔門彼誅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至攬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攬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效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歛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

天下之妖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無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下人伐上之疴諸王僭亂之妖也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強迫之不得已而去尋病卒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備言其事夫徑往墓所哭甚哀便發塚

開棺女還活因與俱歸後夫聞之詣官爭之不能決祕書郎王導以爲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晉懷帝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婢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承惠帝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此其應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  
與心相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  
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  
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瑞猶  
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  
帝亦淪沒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

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  
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  
婦相繼病卒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  
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豹皮裘血淹  
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忽有大蟲謝遂被誅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  
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

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  
聲其國滅亡始公孫度據遼至淵三世而亡  
漢劉聰建興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  
爲池水赤如血赤氣 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  
流星越作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  
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  
步臭達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  
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去尋之不得頃

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二女並爲  
后天戒若曰聰旣自姓劉二后又俱劉氏逆骨  
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禍亦大俄而  
劉氏死哭聲自絕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  
食之三日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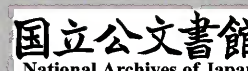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歛及蘇言見元  
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

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  
 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  
 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  
 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  
 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  
 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  
 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  
 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

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  
 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田玉題文曰猗尼渠餘  
 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  
 死與此王并葬焉

劉約之言雖荒唐渺茫然  
 劉聰淫虐無道亦其將亡  
 之先兆也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  
 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尋為王敦所襲遂



夷滅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余卒

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

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晉元帝大興三年十二月謝平妻生女墮地漚漚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胸如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王敦反有石頭之敗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

集異志卷一  
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  
不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  
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  
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  
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  
之

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  
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段究爲州  
刺史度之長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  
而文帝爲凶劭所害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  
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  
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  
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  
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兗豫尤甚莫氏  
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無驗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  
擅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文餘然  
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此冤氣之應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祈縣人韓僧真女從  
母右脇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  
爲元人劉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於河  
魏室因茲大亂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朱蒙朱蒙

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宮中爲日所照引身  
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  
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衆鳥以毛  
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  
物裹之置一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及其長  
也字之曰朱蒙後夫餘王追殺之東南走遇大  
水欲濟無梁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  
於是魚鱉並浮爲之成橋得渡至紇升骨城遂



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

後齊高洋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瓢至宇文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隋高祖移都長

安城爲虛矣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灰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上下軍

人掘得木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  
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  
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  
被誅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  
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夫乃墜皆碎焉京房  
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

王諒在并州潛逆謀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  
而墜顛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  
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  
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  
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  
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  
帝於鴈門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過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後臣婢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公亦往為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而神欽鬼神之所以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爽自不足爾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也



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鷓於城之陬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與齊魏爲敵欲覆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又爲長夜之飲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時楚王

戊暴逆無道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將死水地其後王戊反兵敗走爲人所殺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池上烏墮地死時燕王且謀亂未幾伏辜

漢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鶯焚其巢虜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鶯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三鶯穀樹大四圍巢去地

五丈五尺太守以聞驚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爲皇后姊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之并害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爲易姓之禍云

漢靈帝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

六月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初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省内見殺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

陷有蒼白二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秋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也蒼為胡象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昨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晉安王子勛潛號之日雷雨晦合行禮忘稱萬

歲其夕有鳩棲於輦中鴉集其幃又有禿鷲集城上後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又有鴟棲其帳上尋敗皆伏誅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侯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邑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

寶獨行衆無之應也盛草成灰陳政蕪穢被隋  
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  
臺之意也

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身三足鳴山林其  
聲曰羅平占曰國有兵人相食此後荒亂相繼  
晉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晉冀至于  
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起漁獵  
生民國家惟任司馬越荀勗三人競爲暴刻經

略無法故有此異

貞觀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  
之曰人以穀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  
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懼帝致疾遽以爲諫  
帝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  
不爲災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  
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



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臣切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其事不遂成之象

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破壞四方

隋文帝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以來鷄鳴不鼓翅類掖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之省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角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應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  
識者以為雞百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夏后氏之褒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  
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祭  
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祭在乃  
匱藏之其後夏亡傳匱於殷周三代莫廢至厲  
王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  
羸而諫之祭化為玄黿入後宮妾遇之而孕生

子懼而棄之宣王立童謡曰檠弧桑弓也箕服箕草

為箭袋也寔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

而戮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

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為

褒似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

子宜曰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

鄆國名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劉向以為夏后季

世周之幽厲皆悖亂逆天故有龍黿之怪

曾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  
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  
出奔昭公復入死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  
傅瑕使戮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  
年而厲公立莊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  
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

晉昭公十九年龍聞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

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  
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  
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  
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為龍貴象  
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  
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終殺滅

漢靈帝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上

時靈帝專任宦者王室微弱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

晉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蛇長十許丈居廳事平撩上而人不知但府中怪數年數失小兒及諸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漢靈帝時蛇見御座

楊賜以爲帝溺於酒色之應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荅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時齊王冏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

集異志卷二  
取禍此其徵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梁武帝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日視之大如驢將以戟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後侯景反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梁元帝時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

五彩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秦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遘禍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壺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也其後韓謚誅而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

集異志卷二  
十  
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洪水溢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月陽天意見之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晉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拆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

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二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卿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二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癩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

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變易剛柔故地氣隔塞  
山變爲災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  
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生后怒流于嶺  
南永<sub>昌</sub>帽華州出水南岸大山晝日<sub>忽</sub>風有聲隱  
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壅赤水壓漲村民  
三十餘家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  
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  
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

王其後武后廢睿宗而篡唐

玄宗開元十七年四月乙亥大風震電藍田山  
摧裂百餘步畿內山也占曰人君德消政易則  
然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鄉黃河中女媧墓  
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  
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  
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  
下破

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鬪將毀王宮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後數年有如日者五是歲旱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

水又赤三日秦有連坐之法棄死於道者黥網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隣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

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靈帝建寧四年三月河水清兼旬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爲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



集異志卷二  
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于年號著於  
邑名形於歌詠紀于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  
朝宗眾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汚之處  
則萬里停滢未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  
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  
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二尺是後四載帝崩王室

### 遂亂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  
年四月姑藏澤水中又有火明年張天錫殺中  
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陳宣帝大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  
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永赤自方州東至海占曰  
法嚴刑酷傷水性地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謬  
亂敗亡之象京房曰水化為血兵且起其後為

隋所滅

隋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祐宴羣師于舟中孝恭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兆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神龍二年二月壬子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月餘乃滅長安

街中往往見水影昔符堅之將死也長安嘗有是異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烏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烏雀民象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

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

漢文帝十有二年十一月河決東郡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滄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時新垣平得幸立渭陽五帝廟郊見上帝後歲餘謀為逆夷戮又匈奴數犯北邊殺掠甚衆漢連歲征討

漢高帝延平元年五月羣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褓鄧太后專政

漢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暴至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子勝而立清河騰子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司空被誅髡四十一郡國水出漂沒人民占曰水者太陰之精也陰氣

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之意

晉武帝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是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縉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

功而詆劾妾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陽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盛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

子旋以禍滅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開元八年夏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澠池之闕門營穀水上夜半山水暴至萬餘人皆溺死六月庚寅夜穀洛溢入西上陽宮宮人死

者十有七八畿內諸縣田稼廬舍蕩盡掌衛兵溺死千餘人京師興道坊一夕陷為池居民五百餘家皆沒不見是年鄧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虵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斬射之俄而暴雨漂溺數百家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雌一雄

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野獸其後  
旭里中為蠻賊所害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  
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時言白者金色晉以全  
旺國之行也蒼為胡人之象其可盡言乎白者  
止而蒼者冲天晉衰而胡人強盛之徵其後劉  
淵石勒相繼亂華晉室東渡

晉成帝咸寧初地生毛孫盛以為人勞之應也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陵江地生毛未幾陵江  
有兵禍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  
常綿不異齊二十餘年而亡此短祚之徵

北齊武帝成河清元年九月滄州及長城下地多  
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時北築長城人苦勞  
役

武后垂拱元年九月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

者尺餘徧生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鬣焚之臭  
如燎毛占曰兵起民不安三年魏州地出鐵如  
船數十丈武威郡石化為麩貧乏者取以給食  
此武后僭亂不久滅亡之徵

寶顏堂訂正集異志卷之二

寶顏堂訂正集異志卷之三

唐比部郎中陸勳集

華亭 陳繼儒

明 繡水 陳天保 校

晉獻公時童謡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衲服振振

衲音均戎衣也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

軍號公其犇是時號為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

國之助抗衡于晉有抗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

獻公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

者偃以童謡對曰克之于月朔丙子旦日在尾

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

師滅虢虢公醜奔周

文成之世童謡曰鸛之鵠之公出辱之鸛鵠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焉鸛鵠跣跣公在乾侯徵

寨與襦鸛鵠之巢遠哉摇摇柶父喪勞宋父以

驕鸛鵠鸛鵠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鸛鵠來巢

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於

外歸葬魯昭公名柶公子來立是為定公

漢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

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

侯過河陽公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

曰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

門倉琅根謂宮門銅環銅色青故曰倉琅言將



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與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伏辜所謂燕元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

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六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漢光武爲大司馬平定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

興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

述遂敗滅

述一作述

漢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反封侯按順帝卽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立幼主久專國柄太尉李固以清河王年長

有德欲立之冀白太后策免固而立桓帝固是月幽死于獄暴尸道路而胡廣趙戒袁湯俱封侯

漢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俱反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常敗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君具車言調發

重且及有官者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  
言私相咽語

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  
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  
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  
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按此皆為貪  
政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  
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

叛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  
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胡既死矣後又遣  
百乘車往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  
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  
金為堂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  
堂也石上慊慊舂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  
慊然常苦不足使人舂黃梁而食之梁下有懸  
鼓我欲擊之丞相怒言永樂教靈帝使費官受

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義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相立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漢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家及大姓按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貴大姓皆絕望矣

漢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音澆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專作威福禁錮黨人茅田一項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愚奸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詞言肉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

可言但禁錮後年饒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

漢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

萬騎上北印按中平六年史侯皇子辨養於道人史眇家故

侯號史登躡至尊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

千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

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印者也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

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

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篋束

其腰投之石子岡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北岡

云

吳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

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

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足練有頃没于寶

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

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

馬如之謂也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苟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擬翼吳復不用

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切發為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孺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中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峨十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龍啣比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曾賈謚國也言賈后

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阻嚼豪賢  
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中天下尚農著大鄣目時童謡曰  
屠蘇鄣目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  
篡位其實目眇焉趙王倫旣篡洛中童謡曰獸  
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  
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殺倫案  
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

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  
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  
言登城看也

晉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  
中原大亂宗藩多死惟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  
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晉安帝隆安年間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  
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

以三月二日平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其時則啍結言其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旣篡童謠云草生及馬腹鳥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被誅正如其期焉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饑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晉東海王越高密王恭之次子也迎惠帝還都洛陽爲太傅錄尚書時洛中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爲狗作由



集異志卷三  
是越惡睢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晉哀帝隆和初童謡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  
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出走朝廷聞而惡之改  
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  
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  
至十年也

晉時符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  
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

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弟在洛門之東  
符生不知是應符堅以謡之故誅其侍中太師  
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謡曰百里望  
空城鬱鬱何青青瞎眼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  
是悉壞諸空城以攘之

符堅初童謡曰阿堅牽連三十年後若欲敗時  
當在江河邊及堅在位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  
應也又謡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

爲姚萇所殺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  
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  
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戮鮮卑不從  
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卒爲姚萇所殺  
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而有  
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  
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俱爲亂堅乃出冲

長安又謠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  
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後終爲堅敗入止阿房  
城焉

梁武帝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佛經於重  
雲殿沙門誌公忽然歌儻樂須臾悲泣因賦五  
言詩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  
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

集異志卷三  
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啣悲不見喜梁自  
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  
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  
清元年八月十三日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  
陽之北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  
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

隋煬帝大業中童謠曰桃李鴻鵠遶陽山宛轉  
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

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黨自陽城山而  
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  
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誅滅誰道許者蓋驚疑  
之詞也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  
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  
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  
祿山反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  
 至渭水虎上音斯小地名女陳持弓小女名也年九歲走入  
 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內諸衛護  
 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句音鈎句盾少府之官舍也民  
 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  
 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  
 似周家厲弧之義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  
 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滅天下而入宮室故

象先見也

漢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藁或藁禾或程或程或程  
 一救傳相付與日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  
 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  
 騎奔馳以至驛傳行經歷郡國三十六至京師  
 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張博具博戲  
 之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  
 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樞門是白也

時帝祖母傳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曰春秋  
 災異以指象為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  
 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及類逆上象數度放  
 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  
 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闌內闌門  
 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  
 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  
 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傳並

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  
 者畢受官爵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應  
 後哀帝崩成帝毋王太后臨朝王莽為大司馬  
 滅丁傳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實乃王太后莽  
 之應也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碧女  
 也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  
 莽收捕殺之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  
辟中有黃人形容髡眉良是觀者數萬省中悉  
出道路斷絕到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  
三十六萬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  
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  
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奇產門者詰之婦

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大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  
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于寶以  
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殿不覺者  
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妖也是後帝遷鄴又遷  
長安宮闕遂空焉

晉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  
訛言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則死療之有方

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侵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貨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至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出不由外

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年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聞族  
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謹言曰二月了故義  
謀以仲春發也玄篡位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  
王倫同又易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  
符堅時有人於光明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嗟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  
朱彤等因請戮鮮卑堅不從也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觀於鍾山下號曰東  
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  
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廐也至鬱林王  
果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子史姓皇名太子  
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  
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  
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旣而文惠太子薨  
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



貞觀十七年七月民訛言官遣張根殺人以祭  
犬猶云其來也身衣狗皮鐵爪每於闇中取人  
心時而去於是更相震怖每夜驚擾皆引弓劔  
自防無兵器者削竹爲之郊外不敢獨行太宗  
惡之令通夜開諸坊門宣旨慰諭月餘乃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還家多變惟  
覽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  
所滅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  
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  
燒人家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金不  
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遂亡  
隋堯君素守蒲州兵器夜有光如火鑠金火金  
所畏也敗亡之象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  
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

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熊大左  
右莫見以問郎中龔遂遂曰熊野獸而來入宮  
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  
也賀不改悟後卒失國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  
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  
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

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  
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  
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患得作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  
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  
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  
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

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

梁異別傳曰異婦女

又有不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

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師翕

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梁異一世上將婚媾王

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

捕婦女憂愁戚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腰脊令

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至延熹二年舉

家遭滅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戮後京都憤顏短耳長短

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

貝瑗以上接四卷一唐銜在帝左右

以下接四卷第二章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號無頭

晉太元中公主婦女

就人借頭遂布天下無幾時

孝武晏駕而天下騷

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

或縛菰艸為頭是假頭之應也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鞞角

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

尺來摹經案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善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戒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男子者肩背狹細名曰盡勢遊

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腳上跳且唱曰高末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

寶顏堂訂正集異志卷之三 終

高木末之言蓋高入製而末也  
文選考以兩字辨強淋此而脚土與且守日

寶顏堂訂正集異志卷之四

唐比部郎中陸勳集

華亭 陳繼儒

明 海鹽 姚士粦 校

唐衡在帝左右縱其讒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  
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  
騰翥上短下長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  
日食之變乃拜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戮之京

都正清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篋胡笛  
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  
乃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  
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  
輜軒以為騎從互相侵奪價與馬齊夫陸行者  
莫如馬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

耳何有帝王擷子紒始自宮中天下化之其後  
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晉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  
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箆上裝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以上接三卷廿一張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  
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  
昌邑王國社有枯木復生枝葉睦孟以為水陰  
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從氏民間受命為

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爲妖言  
殺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  
道霍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孫名病已是爲宣  
帝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

伯王伯莽之祖也墓門梓柱卒卒者碎忽也生枝葉上出屋

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至王莽  
篡位

漢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  
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  
大凡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  
則有木生爲人狀又零陵有樹僵地圍大六尺  
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  
卒音碎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  
自斷屬後哀帝在位不久王莽專政故有此應  
後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

高四尺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其後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縱橫尤甚遂窺間宮嬪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籍畿封胡之爲害亦已毒矣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正月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病未幾而崩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

目長尺餘甲辰枯死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大亂又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



人謂之系樹哭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  
王越無衛國之心越死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  
應也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  
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  
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  
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  
戮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拆經一宿樹忽  
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  
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  
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  
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  
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

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耶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時後主怠於政事荒耽酒色大發徭役後三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

齊後主武平三年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其年

齊亡

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陽陰寃句離狐成阜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超足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宮闕之應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

時一夕忽開除無艸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為一家

晉安帝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疾藜疾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墻及馳道天戒若

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疾藜

隋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

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遠絕蓋艸

妖也視不明之始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高祖

不悟聽邪言廢無罪因此而亂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

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

則池神也因言今年祖龍死

祖始也龍人君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

江所沉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西等小衰因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羣下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

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合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祥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岼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云皇云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

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罽者歲之次名作罽也言歲馭作罽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困敦歲在子之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子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

漢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有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鷄皆鳴石長一丈三尺濶厚略相似傍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呼曰石鼓凡石鼓鳴主有兵是歲廣漢鉗徒謀攻牢劫取死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後四年尉氏等並起謀反殺陳留太守時帝起昌陵五年不成此其應也

時起昌陵  
殺人數萬  
五年不成

魏明帝青龍元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  
圖狀象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  
犧璜玦八卦刻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  
此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  
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水入建  
業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

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識者曰石  
國姓也石氏其遷乎後果陷虜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  
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  
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  
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  
有石象汗流濕地此其類也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爲丞相後坐祝詛腰斬

漢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舅王鳳擅政譖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

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爲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槃拆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

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  
爲光變也天戒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  
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川刺史賈達石  
碑生金可採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金不  
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颺起初帝  
爲清河王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唐  
王母爲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

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  
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  
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  
莫有見其入者

貞元四年二月京師民家有豕生子兩首四足  
首多者上不一也是歲軍州大雨震電有物墮  
地如猪手足各兩指執赤班蛇食之頃又雲合



不復見

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  
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  
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  
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  
言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  
主救之得全

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得蟲若羊

缶即今之

盆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  
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  
足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是其應  
也

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三年肆州陽曲縣羊生羔  
一頭二身一牡一牝三耳六足是年帝崩六輔  
用事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繫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之而被廢黜二羔鬪一羔墜之應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殺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曰當旱

漢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

被音弗除惡之祭也

還過軹道

見物如蒼狗撒高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

爲崇遂病肢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

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爲人羸

摧謂敲擊去其精也

羸者豕之別名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衣又襄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漢世謀舉義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鷺鴈數十在中庭有犬從外入啣之皆驚比殺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後數日莽夷其三族晉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齊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拆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克所害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沿下狗常夜吐聚高橋上  
下家狗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一族滅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近牛禍也黑周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隋代周旌旗尚赤戎服以黃武后長安中有獻牛無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

牛膊上生數足蹄甲皆具武太后從姊之子司  
農卿宗晉卿家牛生三角皆此武氏滅亡<sub>之</sub>妖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圜壞都  
竈街其脯六七枚置殿前時燕王旦與長公主  
左將軍謀爲大逆暴急無道竈者養生之本而  
豕敗竈陳脯於庭脯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  
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豕產兩子  
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占曰豕生人頭  
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  
二身八足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  
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晉朱逵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  
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

不欲我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  
犬遂升車入被害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待疾常燃火忽  
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須臾又聞牀  
前聞狗聲却常舉家共視不見狗止見一死人  
頭在地其頭猶有血兩眼尚動甚可憎惡其家  
人俱因夜不曾持出門乃埋於後園中明平往  
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動又埋之後早亦復出

乃以塼着頭合理之自此不復出數日其母遂  
亡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  
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  
宮端門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飼  
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  
之象

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書囊重於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於地卽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卽滅林甫惡之不喻月而卒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時帝旣衰弱藩王相僭故有犬禍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部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溺其席莫不驚恠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宰相當有厄先此一年當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據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歛見白狗問之衆

集異考卷四  
人悉無見者於是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  
年年六十三果卒

齊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國之  
號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籍以裊褥天奪其心  
爵加於犬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  
以取滅

晉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有  
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庾翼之孫庾蘊爲廣州刺  
史其妾產犬子不令蘊知狗祛長大蘊入見狗  
眉目分明而異於衆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龍  
乎後果悉桓氏所滅

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  
年二十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  
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晉武帝太康七年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  
王顓獲之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

集異志卷四  
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始其應也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牛生犢一體兩頭

京房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迄東晉之世終不能復中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惧而還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



集異志卷四  
又人立而行騁之不踰月而卒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  
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  
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爾日中當  
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史出語如前日適欲  
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  
鼠曰周南汝不應我更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  
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時曹爽專政競爲北周

故鼠作變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螿螟及蟹皆化爲鼠甚  
衆復食稻爲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  
應

寶顏堂訂正集異志卷之四 終



嘉靖丙戌秋八月望日清江敖英識

余平昔飄飄野鶴不當言者言之不必言者言  
與言集附錄

慎言集訓目錄

卷之上

凡二十二則共二百四十二條

戒多言

二十五條

戒輕言

十條

戒妄言

九條

戒雜言

五條

戒戲言

七條

戒直言

九條

戒盡言

五條

戒漏言

十二條

戒惡言

十條

戒巧言

十八條

戒矜言

十三條

戒讒言

十五條

戒訐言 七條

戒輕諾之言 八條

戒強聒之言 十五條

戒譏評之言 二十三條

戒出位之言 十條

戒狎下之言 四條

戒諂諛之言 十七條

戒卑屈之言 六條

戒取怨之言 四條

戒召禍之言 十條

卷之下 凡十則共九十二條

言貴簡 十五條

言貴誠實 十五條

言貴和平 五條

言貴婉 八條

言貴遜 十一條

言貴當理 六條

言貴時 九條

言貴養心 十條

言貴養氣 六條

言貴有用 七條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慎言目錄 終

慎言目錄

二

真言目錄

戒輕諾之言 八條

戒強估之言 十五條 戒譏評之言 十一條

戒出位之言 十條 戒下之言 四條

戒諂諛之言 十七條 戒卑屈之言 六條

戒取怨之言 四條 戒名禍之言 十條

言貴養廉 六條 言貴自用 十條

言貴報 六條 言貴養心 十條

言貴繼 十一條 言貴當聖 六條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上

清江敖英纂集

襄甫陳臯謨

九如陳天保 校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慎言集卷上

魯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仲長統曰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于多言

韓文公曰囂囂多言徒相爲訾

范曾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  
機災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程子曰言愈多于道未必明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劉道原曰多言不中節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

朱子曰多言害道○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言  
語多愈支離○辭達則止不貴多言

慎言卷上  
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于多言之際聖愚之分  
斷可識矣

薛文清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  
竟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  
○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  
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  
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  
矣

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人輕易  
言語是他此心不在○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  
輕言○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

慎言卷上  
三  
之責故耳

九峰蔡氏曰言語所以支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

新安陳氏曰輕于言者必不務力于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語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于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



慎言卷上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談此有以累于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群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鈞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

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寔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

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漫然謔浪而至于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慎言卷上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稽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逼事便發甚不可也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  
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

程子曰亦是量狹

張南軒曰徂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  
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  
合衆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  
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  
者側目愛之者寒心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  
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

天祺怒曰叅政笑戩戩亦笑叅政豈惟戩笑天下無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

以揄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蔽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古記

慎言卷上  
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于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

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

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歎服

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于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  
言于人人亦將不盡言于子以是求益不亦  
難乎英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于親厚  
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  
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

或議論經旨或撰述文字以至凡在已者或  
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  
失予于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况  
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慎言卷上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慎密而漏言

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

漢有司劾賈捐之楊興漏泄省中語捐之棄市興減死

石顯言京房張博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已

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真宗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以為憂日

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

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

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

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

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慎言卷上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  
言泄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  
于左右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  
不相與師魯于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于公處  
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于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況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

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于矛

戟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

省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傳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訖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鑄譙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惡似而非也

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陳思王曰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琰侍側頗稱贊德美竇  
僂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  
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  
之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情實

鄒道卿曰過于褒美便入于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爲華藻  
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盧曰木訥者無巧言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  
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

慎言卷上  
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  
知矣

或問巧言何以亂德英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于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真巧言哉此

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画笔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厥功

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玄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  
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  
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  
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  
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  
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艸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  
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  
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  
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  
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

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

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囂

嚙○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伯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  
是爲讒

朱子曰讒口交聞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

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  
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  
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艸稿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爲  
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  
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爲太子建取婦于秦秦女好  
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  
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  
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于  
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  
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  
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殺伍  
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  
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栾書構卻而晉  
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無  
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  
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  
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  
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廬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

諸呂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  
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  
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  
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于社稷率爲譖  
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槩肇自  
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以直  
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

邪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戍尹曰智者除  
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  
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后蟲入之人必先疑  
也而后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慎斯術也諛何力之能爲

戒訐言



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

孔光曰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于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

嘗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爲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子路無宿諾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

○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

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

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  
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

也

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

慎言卷上

三

崔駟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之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嗶嗶以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

雖納忠而不愛

張子韶曰終日諂諂者為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為孔子

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

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

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官鑰

長子經臨江軍脩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

慎言卷上  
道卿被罪去位聞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  
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  
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  
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  
言衆人所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  
已有真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

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  
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  
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  
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  
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英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厚矣  
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寔  
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

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寔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旣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于君口入于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

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  
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  
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溫公旣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韓蘄王旣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

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  
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  
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  
則不遜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邪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荅不敢以諂



慎言卷上  
子貢曰貧而無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宋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爲諂諛

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諂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  
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  
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太史公曰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于佞也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

胡文定公曰諂者獻佞以爲忠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諂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諂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寔德寔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已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于此者乎

英曰諛諛于人者求乎人之悅已也而好人諛諛者悅乎人之求已也二者鈞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進齊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鍾薄者無震毅德厚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服擇人

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蕭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已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

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于人也若人言有可怨者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為甚故言所當節也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

雙峰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英曰取怨召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妄言訐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看  
或問怨與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

者害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恒相須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也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上 終

世所珍者辭之言未之聞也  
平其奇為也則時時歸焉早為之言夫之采  
審書然然也少惑其師之辨平辭其然之汙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下

清江敖英纂集

襄甫陳臯謨

九如陳天保校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為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慎言卷下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寔則言自簡默

徐羨之沉密寡言

呂許公沉靜寡言

吳遵路謹重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德進輔漢卿所謂信寔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靜吳之謹重胡之恬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

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呂晦叔其言簡而意足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返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慎言卷下  
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  
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  
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英曰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  
足則窒言簡而理不盡則疎言簡而不文則  
鄙言簡而漫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旣存人自生  
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

亦安

英曰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  
完而夢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  
簡則多言輕言雜言漏言盡言出位狎下強  
聒譏評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誠寔

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脩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誠有餘



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下一確  
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  
空亂語誠如何立○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  
不寔也○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  
若一一要寔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  
字字皆寔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不無其事而

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寔而已

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寔  
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真宗急召之使者入門  
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  
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  
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  
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

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真宗益嘉其誠寔  
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寔如匡衡  
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  
攻金陵者謂其爲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寔○句句着寔不  
脫空方是謹言

英曰知言之責誠寔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  
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  
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明道每與荆公論事  
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  
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  
之人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

臣隣人也隣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  
與之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  
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  
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卽  
對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旣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

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卽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真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隣人之喻非善釋思者莫易悟若賈詡以下三事庶幾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詡等謂邪

言貴遜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曰諾吾將仕矣

程子曰孔子與惡人言故遠詞以免禍

朱子曰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

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

所詘

曾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

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

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

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孟子遭此如何

曰必露精神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

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

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

博言卷下  
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曰屢求退  
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明道爲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  
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

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  
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  
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  
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  
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醞醋者不能其納汗之道邪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

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英曰婉者不直已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

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諂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

不爭也

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

言貴時

公明賈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錡鏜銘人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慎言卷下  
十一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英曰誠能簡矣寔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  
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  
後之著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后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  
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  
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朱子曰卽其言之失知其心之病○人之有言  
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  
達而無病○大率說得容易的便是他心放了

慎言卷下  
○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心常存故事  
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  
之而不出也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藪心正時言必不差

薛文清公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  
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

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藪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  
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朱子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  
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  
乎心之正氣之和將見本之則無襲焉已矣  
何乃罪心穀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古語云一言可以興邦

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  
則天下以爲口寔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  
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  
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  
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  
敢伐魯北鄙藺相如一言而完歸趙申叔  
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  
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  
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  
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徹  
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爲劉蘇

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  
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而  
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  
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  
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  
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  
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寔  
者也其利不旣博哉

慎言卷一  
三  
夫策時至發入康寧王代公一言而西鄉  
南書然則無一人對畢離家萊公一言而  
變一言而只與不忍等田曾先惠王一言而

慎言集訓後跋

此訓東谷先生督學關陝河洛時刻示諸生者  
學者於此苟能熟讀而詳味之則於發言之際  
自不容於不謹言謹則行脩行脩則德成而招  
尤取吝之端無自興矣輔服膺此訓不啻弦韋  
茲刻置郡齋以與西土慎言君子共之  
嘉靖戊戌仲夏吉屬下吏成都府同知餘姚陳  
輔謹識

學春飲我昔非燕薊而精利之限然於言之淵  
此既東谷夫主晉學閩刻何谷却條示請主朱  
斯言集信對幾

寶顏堂訂正鼎錄

梁虞荔墓

陳繼儒

明王淑民校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  
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  
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  
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

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既成  
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  
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郊廓十世三  
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鼎  
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  
之不能得焉

金華山皇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  
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

神率服複篆書三足

漢孝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  
爲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  
是滋君王膳之小篆書

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高四尺銅銀爲之其形如  
甕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萬壽  
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大篆書

元鼎元年汾陽得寶鼎卽吾丘壽王所識之鼎

鼎金  
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  
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紀  
靈圖未然之狀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  
伏其靈海伏其異此銘在底下又別有銘或浮  
或沉皆古文複篆此上古之鑄造也總有九枚  
昭帝元平元年於藍田覆車山鑄一鼎高三尺  
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去腥  
傷小篆書三足

廢帝賀以天鳳六年登位廢爲海昏侯鑄一小  
鼎貯酒其形若甕四足受二斗其文曰長滿上  
小篆書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五尺受  
四斗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  
鼎承天酒三足小篆書又建章宮銅人生毛以  
爲美祥作一金鼎埋之本宮

元帝初元二年鑄一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黃



帝膳鼎小篆書

成帝綏和元年匈奴平鑄一鼎其文曰寇盜平  
黃河清八分書三足高五尺六寸

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  
曰羣臣元日用醴鼎小篆書

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三  
足八分書

王莽建國元年鑄一大鼎高一丈其文曰建國

鼎莽自書埋之漸臺又作一鼎其文曰君臣之  
鼎並小篆書三足

後漢光武建元元年鑄一鼎其文曰定天下萬  
物伏小篆書三足高九尺

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於洛水高六尺其文曰  
蛟龍伏大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  
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

章帝元和二年於北嶽鑄一鼎高四尺無足其

文曰鎮地鼎小篆書

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  
鼎小篆書四足

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  
尺三足

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  
儒鼎古書三足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

曰柱鼎一足如馬蹄

蜀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曰克漢鼎  
埋之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沉於永安  
水中紀行軍奇變又於成都武擔山埋一鼎名  
曰受禪鼎又埋一鼎於劔口山名曰劔山鼎並  
小篆書皆武侯迹又時龍見武陽之水九日因  
鑄一鼎像龍形沉水中

蜀章武三年先主作二鼎一與魯王文曰富貴

昌宜侯王一與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並古  
隸書高二尺

魏武帝鑄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  
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於太子名曰孝鼎  
畫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文帝黃初元年鑄受禪鼎其文曰受祚鼎小篆  
書

明帝太和六年鑄一鼎三足名曰萬壽鼎小篆

書

吳孫權黃武元年於彭蠡水沉一鼎其文曰百  
神助陽侯伏三足大篆書又獵於樊山見一姥  
問得何獸答曰得一豹曰何不截尾遂爲姥立  
廟并作一鼎文曰豹尾鼎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  
小篆書三足

孫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

鼎錄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宋王劉裕晉永初三年從秦中還紀功鑄一鼎於九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

順帝昇明元年有人於宮亭湖得一鼎上有古文洵漠二字

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聞簫鼓音遂

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真書三足

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又天監二年安豐得一角靈龜武帝遂作一鼎投得龜處

陳武帝卽位鑄一鼎文曰元勳鼎沉于淝江

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

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  
篆書

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  
法大篆書四足

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李斯為丞相鑄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於上  
蔡東門

蕭何為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  
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  
山下

車千秋為丞相鑄一鼎文曰車丞相鼎八分書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  
月日埋之秦望山

黃霸為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王商為單于所畏遂令鑄一鼎刻記其功以勸  
功臣

楊震為太尉作一鼎其文曰太尉鼎古隸書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陳太丘鑄一鼎藏于陘山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  
千里八分書

王仲子為太司徒鑄一鼎其文曰司徒鼎大篆  
書

王朗為司空鑄一鼎其文曰司空鼎復篆書

董卓為太師鑄一鼎其文曰太師鼎古隸書

蔡伯喈為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

邕自書藏于泰山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  
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之永安水中皆大

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並無  
文時亮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鍾繇魏文帝賜五熟鼎

吳顧邕鑄一鼎文曰顧元凱之鼎八分書三足

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紀功其文曰破備鼎

孔愉獲龜放之遂作一鼎刻其文曰孔敬康鼎  
沉之於水

張衡制地動圖記之於鼎沉于西鄂水中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鼎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  
刻之沉於水中真隸書

寶顏堂訂正鼎錄終

鼎錄

陳眉公訂正古奇器錄

王養之欽大武外書與高正只四面風則書盛

陳眉公訂正古奇器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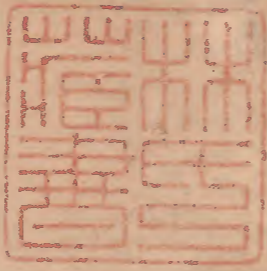
雲間儼山陸深著

繡水廣生沈元熙

校

海鹽叔祥姚士粦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  
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  
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  
所忘說祕而寶之





龜茲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溫溫如玉其製  
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  
在夢中所見玄宗帝因名爲游仙枕後賜與  
楊國忠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  
於盃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  
之溫溫然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內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

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  
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  
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  
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  
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  
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  
賓客看山禽野獸卽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

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

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

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卽津出如汗逡巡而

雨頰常以此為雨候無差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

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

寒而此鞍在坐如溫火之氣

已上開元  
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

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

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

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

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

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

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

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采儼

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

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

人納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真樂不殊有

百奇器錄  
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  
銘曰渥璵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  
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  
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  
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  
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然無礙  
又女子有邪心則胆張心動  
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

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  
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  
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  
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  
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  
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  
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

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覼覼屑屑不能舉羣有也壯游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

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識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

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

理性第二

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

書作于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槩曰古書故

錄古書第四

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

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

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

詩集第七

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

故錄類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

錄雜史第九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

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

書第十一

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

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

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

聖作物觀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

為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

書

古奇器錄

附江東藏書  
目錄小序終

